

# 小議量詞“匹”和“疋”

王霞\*

## 目次

I. 引言
II. “疋”和“匹”的混用
III. 量詞“匹/疋”的來源及“匹/疋”正俗關係的形成
IV. 量詞“疋”和“匹”的歷時分佈考查
V. 結語
附錄.量詞“疋”在漢籍語料庫的使用數據
Abstract

## I. 引言

我們在對《老乞大》、《朴通事》系列的語言進行分析時，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朴通事諺解》（以下簡稱《朴諺》）正文中，“匹”出現7例，但只用作布帛類織物的計量，而不用於計量馬，計量馬則用“疋”。如：

- (1) 則鴉青四季花六兩銀子一匹，葱白膝欄四兩銀子一匹。（朴諺中-P234）<sup>1)</sup>
- (2) 我趕着一百疋馬，大前日來了。（朴諺中-P188）

這一現象在與《朴諺》語言屬於同一時代的《翻譯老乞大》（以下簡稱《翻譯老》）<sup>2)</sup>和成書比它們早一些的《元代漢語本老乞大》（以下簡稱《舊老》）<sup>3)</sup>中也有類似的反映。“匹”做量詞在《舊老》中共出現4例，均用於布帛類，在《翻譯老》中出現12例，11例用於布帛類，僅1例用於稱量馬<sup>4)</sup>。而計量馬時，《翻譯老》都用量詞“疋”，《舊老》基本用“箇”，另有1

\* 漢陽大學國際學大學院中國學系，副教授。

- 1) 《朴諺》是高麗、朝鮮時期的漢語課本，反映元末明初的漢語口語。本論文中《朴諺》的數據參考王霞等（2012），《朴諺》分上、中、下三卷。“中-P234”表示出現在《朴諺》中卷，234頁。下同。
- 2) 《翻譯老》分上下兩卷，上卷為白淳在氏所藏，下卷為趙炳舜氏所藏。本論文所用為大提閣影印版。成書年代比《朴諺》早，但學界認為書中語言基本屬於同一時代。
- 3) 《元代漢語本老乞大》（2000），此書雖經各學者考證，反映的是元代語言，但具體出版年代不詳，本文為行文方便，以下皆簡稱《舊老》。

例用“疋”<sup>5)</sup>，沒有用“匹”的用例。如：

- (3) 花樣段子一百匹。(舊老39a02)<sup>6)</sup>  
 (4) 小絹一匹三錢。(翻老上13b04)<sup>7)</sup>
- (5) 這五箇好馬，每一箇評疋七疋。(舊老23a09)  
 (6) 這五疋好馬，每一疋八兩銀子。(翻老下12a01)

“疋”除了可以計量馬以外，在《舊老》、《翻老》和《朴諺》中還都可以做計量布帛類織物的量詞。如：

- (7) 絹子每疋，染錢三兩。(舊老04b03)  
 (8) 上等毛施布一百疋。(翻老下63a08)  
 (9) 五箇大紅絹，每一疋染錢四錢家，通是二兩。(朴諺中-P167)

這與現代漢語量詞“匹”的用法不同，於是我們對《老乞大》有代表性的四個版本進行了調查，分別是成書約在1346年的《舊老》，1517年的《翻老》，1761年的《老乞大新釋》（以下簡稱《新老》）和1795年的《重刊老乞大》（以下簡稱《重老》）。得出如下數據：

表1

		舊老		翻老		新老		重老		
		匹	疋	匹	疋	匹	疋	匹	疋	
馬	量詞	0	1	上卷	0	0	9	0	9	0
				下卷	1	7				
	名詞	2	1	上卷	0	0	1	0	1	0
				下卷	0	2				
布帛	量詞	4	13	上卷	11	0	8	10	0	18
				下卷	0	6				
	名詞	0	2	上卷	0	0	1	0	0	1
				下卷	0	2				
總計		6	17	上卷	11	0	19	10	10	19
				下卷	1	17				

4) 趕着幾匹馬來也(翻老上67a03)

5) “遼陽城裏住人王客……遂將自己元買到赤色驕馬一疋，年五歲。……賣與直南府客人張五，永遠為主”此例用於文書契約中，大約因是書面語，所以採用較為正式的“疋”，而沒用“箇”。

6) 39a02，表示此句出現在影印原文第39頁，第1面，第2列。“b”則表示第2面。下同。

7) 上13b04，表示出現在上卷第13頁，第2面，第4列。“a”則表示第1面。下同。

我們發現：在《舊老》和《鬮老》中，“疋”的用例多於“匹”，而且同時計量“馬”和“布帛”，作為量詞，“疋”使用頻率和計量範圍多於“匹”。但在《新老》中，情況正相反，“匹”同時計量“馬”和“布帛”，而“疋”只計量“布帛”，使用數量也少於“匹”。在《重老》中，“疋”和“匹”有了明確的分工，“疋”只計量“布帛”，“匹”只計量“馬”。也就是說，在《老》系列中，作為量詞，“疋”從計量“馬”+“布帛”→只計量“布帛”；“匹”從只計量“布帛”→計量“馬”+“布帛”→只計量“馬”。

這讓我們產生了一些困惑。因為現在“疋 (pǐ)”作為“匹”的異體字在中國大陸已經不再使用，而只用“匹”。我們在中國知網輸入主題“量詞疋”進行檢索時，顯示數據為零。量詞“疋”沒有人關注。但從上面的數據看，《老》系列中作為量詞的“匹”和“疋”，存在著競爭關係和分佈上的差異，它們在分佈上的時代變化是否反映了元末到清中葉中國北方漢語的實際情況？也就是說，“匹”和“疋”是否真的存在過分佈上的差異？值得進一步探討。另外“疋”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現，與“匹”字形不同，而且《說文解字》的釋義也各不相同，那“疋”如何演變為“匹”的異體字？二者如何成為計量“馬”和“布帛”類的量詞的？也值得我們探討。我們以ccl古代漢語語料庫網絡版<sup>8)</sup>、漢籍電子資料庫<sup>9)</sup>、影印古籍資料網<sup>10)</sup>及《老乞大》系列為數據來源，對“疋”和“匹”進行了分析探討。

## II. “疋”和“匹”的混用

“疋”在甲骨文中就已經出現。字形與《說文》中的解釋一致，上面像小腿，下面像腳趾。

《說文》：疋，足也。上象腓腸，下从止。《弟子職》曰：“問疋何止。”古文以為《詩·大疋》字。亦以為足字。或曰胥字。一曰疋，記也。凡疋之屬皆從疋。

從《說文》中，我們可知“疋”的本義是足。“腓腸”是指小腿的腓腸肌，即小腿肚。徐灝《說文解字注箋》謂：“疋乃足之別體。”，即認為“疋”和“足”是一個字。王彤偉（2012）從“疋”字甲骨文寫作（一期佚三九三）、（一期合六五），也推斷馬叙倫等認為的“疋、足本一字”是對的<sup>11)</sup>。

“匹”最早出現在金文中，寫作（集成2729）、（集成4044）、（集成2827）、（集成2827）。

8) 網址：[http://ccl.pku.cn:8080/ccl\\_corpus/index.jsp](http://ccl.pku.cn:8080/ccl_corpus/index.jsp)，以下簡稱“ccl”。

9) 網址：<http://hanji.sinica.edu.tw/>，以下簡稱“漢籍”。

10) 網址：[https://sou-yun.cn/eBookIndex.aspx?kanripold=KR2c0021\\_152](https://sou-yun.cn/eBookIndex.aspx?kanripold=KR2c0021_152)，以下簡稱“影印”。

11) 王彤偉（2012），《〈說文解字〉五百四十部疏講》44-45頁

(集成82)等，在楚系簡帛中寫作𠄎(曾179)、𠄎(「匹」郭·老甲·10)、𠄎(「嗎」曾131)等；在秦系簡牘中寫作𠄎(睡·雜28)、𠄎(睡·法158)，為《說文》小篆“匹”所本。<sup>12)</sup>

《康熙字典》“匹”：《唐韻》警吉切。《集韻》《韻會》《正韻》僻吉切。並品入聲。《說文》：四丈也。《正譌》：四丈則八端，故从八从匚，象束帛形。《前漢·食貨志》：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小爾雅》：倍兩謂之匹。《廣韻》：俗作疋。又偶也。《詩·大雅》：率由羣匹。註：成王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偶己之心。又《廣韻》：配也，合也，二也。《爾雅·釋詁》：匹，合也。註：謂對合也。疏：匹者，配合也。《詩·大雅》：作豐伊匹。又《禮·緇衣》：惟君子能好其匹。註：匹謂知識朋友。又妃匹。漢匡衡《政治疏》：匹妃之際，生民之始。又《左傳·桓十年》：匹夫無罪。註：庶人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匹，故通謂匹夫匹婦。又馬曰匹。《周禮·夏官》註：四匹為乘。又《藝文類聚》：馬光景一疋長，故曰疋。《正譌》：馬影四丈，亦借用匹，別用疋。又通作騫。音木。《禮·曲禮》：庶人之摯匹。<sup>13)</sup>

由此我們可以瞭解到“疋”在甲骨文中就已經出現，擁有眾多義項，還是一個重要的部首。“匹”在金文中開始出現，也是一個有獨立字形，擁有眾多義項的常用字。因此二者本應該是無關的兩個字。倪濤在《六藝之一錄》中也明確表達了二者是兩個不同字的觀點。如下：

《六藝之一錄》：匹，普吉切。《說文》：四丈，从八从匚。音倮。俗作疋，誤。疋音胥，疏、旋等字所从，疋音正，是、疋字从之。<sup>14)</sup>

既然“匹”和“疋”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字，那麼為什麼會出現“俗作疋”呢？《康熙字典》裏也記載了兩處，一是“《廣韻》：俗作疋”；二是“《正譌》：馬影四丈，亦借用匹，別用疋。”，都指出“匹”作為計量長度單位時，被俗寫為“疋”。經過認真考查，我們認為“俗作疋”的原因首先應該是“匹”和“疋”的混用。吳任臣在《字匯補·疋部》中，提出二者在漢代已經相互混用。認為把“疋”看成是“匹”的“俗借字”是不符合事實的，是“過情之論”。吳任臣《字匯補·疋部》較譌云：

案：（孔鮒《小爾雅》）倍兩，謂之疋。疋有半，謂之束是。匹，疋二字自漢已通用矣。原註以為俗借字，亦過情之論。<sup>15)</sup>

12) 參見漢典<https://www.zdic.net/zd/zz/jw/%E5%8C%B9>

13) 參見 <https://www.zdic.net/hans/%E5%8C%B9>

14) “影印”《欽定四庫全書·六藝之一錄》（清）倪濤，卷256-20a頁

15) “影印”《字匯補》（清）吳任臣，卷7-31頁

<https://archive.org/details/02076807.cn/page/n30/mode/2up?view=theater>

即“疋”不是“匹”的俗字、借字，而是二者混用。可從字形到字義完全不同的兩個字，如何到漢代就已經“混用”了呢？通過檢索，我們發現在隸變的過程中，“匹”的字形發生了變化，與“疋”很像，於是產生混淆，以致混用。這種混用導致“疋”擁有了“匹”所具有的計量長度義，因此產生了“正俗”說和“正體-異體”說。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中，給出“匹”的異體字如下：

疋 匹 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𠂝 𠂞 𠂟 𠂠

顧藹吉在《隸辨》中說明了“匹”在隸書碑文中寫做“𠂔”、“𠂘”，因為與“疋”相似，而混用，並把“疋”定為“匹”的異體字。

《隸辨·入聲·質韻》：𠂔，《武榮碑》：蠱於雙。按：即匹字。《馮緄碑》：收遺寶布卅萬匹，《李翊夫人碑》：早失匹，又輔齊匹、桓匹，皆作“𠂔”。《說文》：匹從八，𠂔，碑變從小。《廣韻》云：匹俗作疋，則又因而訛與疋字相混。今俗以“匹”為匹偶之匹，“疋”為疋丈之疋，復分為兩字，非是。

另，按《偏類碑別字·疋部》引《唐獨孤仁政碑》匹作“𠂘”，按字稍變其形即成疋，故定為匹之異體<sup>16)</sup>

孫詒讓所撰《墨子閒詁·節葬下》中的這段文字，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因為“匹”隸變，而造成與“疋”混用的現象。

《墨子閒詁·節葬下》：存乎匹夫賤人死者，“匹”舊本訛作“正”。畢云：正同疋。王云：畢說非也，“正”當為“匹”。《白虎通義》曰：庶人稱匹夫。上文王公大人為一類，此文匹夫賤人為一類，無取於疋也。隸書“匹”字或作“疋”，與『正』相似而誤。《禮器》：匹士大牢而祭謂之饗，釋文“匹，本或作正”。緇衣“唯君子能好其正”，注：正當為匹。案：王說是也，今據正。<sup>17)</sup>

文中談到“匹夫”的“匹”，被錯寫為“正”，是因為“匹”的隸書有時寫成“疋”，跟“正”很相似造成的。其實還不僅是因為“疋”和“正”字體相似，而是因為如《說文》所述，“疋”是“雅”的古字，有“正”的意思，也曾經用作“正”。而“匹”由於隸變的字形和“疋”相似，造成二字混用，使得“匹”也被用作“疋”所特有的含義。

16) 參見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部異體字字典

[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WNDIILTAXMg](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WNDIILTAXMg)

17) “影印”《墨子閒詁》(清 孫詒讓)卷6-26節葬下 <https://sou-yun.cn/eBookIndex.aspx?id=5581>

由此可知，“匹”和“疋”兩個不同的字產生關係，是源於隸變後的字形相近而造成混用，並且我們還發現初時混用並不是單方向的，“疋”不是單向地用為“匹”，而是“匹”也會被使用為“疋”。至於為什麼後世會認為量詞“疋”是“匹”的異體字，我們在下一章深入討論。

另外，我們注意到，顧藹吉還提到清代人們重新人為地把“匹”和“疋”進行區分的狀況，把“匹偶之匹”寫作“匹”，而把計量長度的“疋丈之疋”寫作“疋”。雖然顧藹吉批評了“匹”和“疋”的人為區分，認為“非是”，但“今俗”也說明了二者的使用分佈的區分比較普遍。這其實解釋了我們前面發現的《重老》中用“匹”計量馬，而用“疋”計量布帛的原因。也就是說《重老》作為一本漢語教科書確實忠實地反映了清代民間有過一段時期“匹”和“疋”在分佈上的區分。量詞“疋”的具體使用情況，我們在第IV章探討。

### III. 量詞“匹/疋”的來源及“匹/疋”正俗關係的形成

我們首先利用ccl、漢籍和“影印”三個網上資料庫對“匹”和“疋”進行了檢索。在檢索“匹”時，我們發現“匹”做計量“馬”的量詞，很早就出現了。從出土文獻來看西周金文已見，例如：

- (10) 易(賜)女(汝)馬十四、牛十。(5055 卯簋蓋,集成 8.4327)  
 (11) 王召走馬雁,令取誰(駝)(岡馬)卅二匹易(賜)大。(4001 大鼎,集成 5.2807)<sup>18)</sup>

從傳世文獻看，在漢籍中檢索發現《周易》<sup>19)</sup>中出現“馬匹”一詞，“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尚書》<sup>20)</sup>中的“匹”幾乎都用於“匹夫”和表示“匹配”義的動詞“匹”，用於計量“馬”的專用量詞“匹”只有兩例，之後秦漢文獻中計量馬的“匹”都很常見。例如：

- (12) 十三經經文 / 尚書 / 周書 / 文侯之命  
 段229 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  
 (13) 十三經經文 / 周禮 / 夏官司馬  
 段2107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 42頁  
 (14) 漢書 / 本紀 凡十二卷 / 卷九 元帝劉奭 紀第九 / 初元元年..[底本:王先謙漢書補注本]  
 段577 賜宗室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駒, 279頁

18) (1)(2)例句轉自李建平(2010)58頁

19) 參見影印古籍資料網“欽定四庫全書《周易注疏》”，魏王弼注，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卷10-15a頁  
[https://sou-yun.cn/eBookIndex.aspx?kanripId=KR1a0007\\_030&key=%E5%8C%B9](https://sou-yun.cn/eBookIndex.aspx?kanripId=KR1a0007_030&key=%E5%8C%B9)

20) 參見影印古籍資料網“欽定四庫全書《尚書注疏》”，漢孔安國傳，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卷19-6b頁  
[https://sou-yun.cn/eBookIndex.aspx?kanripId=KR1b0004\\_001&key=%E5%8C%B9](https://sou-yun.cn/eBookIndex.aspx?kanripId=KR1b0004_001&key=%E5%8C%B9)

計量“布帛”類的“匹”，在先秦出土文物中未見，在漢籍中，最早見於漢代，如：

- (15) 漢書 / 本紀 凡十二卷 / 卷四 文帝 劉恒 紀第四 / 十二年 ..[底本：王先謙漢書補注本]  
段153 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124頁
- (16) 漢書 / 本紀 凡十二卷 / 卷六 武帝 劉徹 紀第六 / 元封六年..[底本：王先謙漢書補注本]  
段349 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 198頁

ccl語料庫出現的量詞“疋”最早例證是在東漢，3條，均為計量布帛類。如下：

- (17) 三日斷五疋，大人故嫌迟。（文件名 05东汉 | 史论 | 前汉纪·荀悦.txt）
- (18) 杂采三百疋，交广市鲑珍。（文件名 05东汉 | 史论 | 前汉纪·荀悦.txt）
- (19) 其賜汝南太守帛百疋 （文件名 05东汉 | 史论 | 太平经|.TXT）

漢籍中我們檢索原文，發現最早的記載是在《漢書》中，“疋”共出現9例，其中7例計量布帛類，2例計量馬。如：

- (20) 漢書 / 本紀 凡十二卷 / 卷四 文帝 劉恒 紀第四 / 元年 ..[底本：王先謙漢書補注本]  
段123..., 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113頁
- (21) 漢書 / 表 凡八卷 / 卷十六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 ..[底本：王先謙漢書補注本]  
段1008 玄孫六世元始元年，胥玄孫之子傳詔賜帛百疋。579頁
- (22) 漢書 / 列傳 凡七十卷 / 卷九十 酷吏傳第六十 / 王溫舒..[底本：王先謙漢書補注本]  
段4350 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 3656頁

可知，“匹”用於計量“馬”比用於計量“布帛”類早，也比“疋”計量“馬”早，而用於計量布帛類，“匹”和“疋”時間相近，都出現在漢代，但通過對漢籍中的《漢書》檢索，“匹”計量馬49例，計量絲織物52例；“疋”計量馬2例，計量絲織物7例。上一節我們已經得知“疋”、“匹”在漢代已經相互混用，因此我們推測“疋”作為量詞的用法，與“匹”相混用有關。因此我們應該一起考察“匹”和“疋”作為量詞的來源。

### 1. 作為“馬”類計量量詞“匹”/“疋”的來源

通過分析，我們認為“匹”作為量詞，計量“馬”出現得比計量絲織物早。因此我們先討論作為計量“馬”的量詞來源。

我們在中國知網檢索關於量詞“匹”的論文，僅有15篇，而且對量詞“匹”來源進行探討的只有安丰存（2011）《漢語量詞“匹”詞源及語法化分析》和時兵(2014)《關於〈合補〉9264的文

字與語言學分析》兩篇，其他都是探討“匹”的用法。在其他綜合量詞研究論文中，也很少有論文探討量詞“匹”/“疋”的來源。檢索歷代文獻，刪除完全重複的，得到以下四例。

① 《風俗通》曰：馬一匹，俗說相馬及君子，與人相匹。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或說馬死賣得一匹。<sup>21)</sup>

② 《風俗通》曰：馬一疋，俗說馬比君子，與人相疋。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疋。或說度馬從橫，適得一疋，或說馬賣得一疋帛。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束帛為疋，與馬之相匹耳。<sup>22)</sup>

③ 《周禮 井賦》旧有疋馬。而应劭释疋或量首数蹄。斯岂辨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车两而马疋，疋两称目，以并耦为用。盖车贰佐乘，马俚驂服，服乘不只，故名号必双，名号一正，则虽单为疋矣。疋夫疋妇亦配义也。<sup>23)</sup>

④ 《風俗通》云：馬稱匹者，俗說云相馬及君子，與人相匹，故云。或曰馬夜行，目照前四丈，故云一匹。或說度馬縱橫，適得一匹。韓詩外傳云：孔子與顏回登山望見一匹練，前有藍。視之，果馬。馬光景一匹長也。<sup>24)</sup>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匹”和“疋”已經完全通用，同樣的內容只是寫者不同，而選用“匹”或“疋”。經過整理各家意見，可以總結為：①源於“匹配、匹偶”義，包括：a.馬與人相匹/疋；b.束帛與馬相匹/疋；c.馬與馬相匹/疋偶成雙；②是源於計量布帛長度的“匹/疋”，包括：a.馬晚上眼睛能看到四丈，即一匹/疋遠；b.馬身縱橫長度正好是一匹/疋長；c.馬的影子正好是一匹/疋長；③源於一匹/疋布帛的價格，包括：a.死馬可以賣一匹；b.馬可以賣一疋帛。

無論是源於“一匹/疋”的長度，還是價格，都是已經認定了“匹/疋”已經是表示長度的度量量詞。原因應該是源於《說文》：“匹，四丈也。从八、冫。八揲一匹，八亦聲。”但我們從金文“匹”的字體已經知道《說文》的解釋並不確切。而且“匹”用於計量馬比做長度量詞早。所以我們認為計量馬的“匹/疋”源於計量布匹長度的“匹/疋”，不可信。

安豐存（2011）認為：作為“馬”的量詞“匹”，很難發現其詞源和搭配的理據。於是他通過車馬的組合類型“丙、兩、乘”的名稱含義及“匹”的其他搭配用法研究，提出“丙”指“一車一馬”，“兩”指“一車兩馬”，“乘”指“一車四馬”，雖然它們也可以量化“馬”，但為了突出單個的“馬”，而不是馬和車的組合，“匹”取代了“一車一馬”的“丙”量化馬，專指單個離轅待駕的馬，

21) “影印”《補注杜詩》(唐 杜甫)卷2-28a

[https://sou-yun.cn/eBookIndex.aspx?kanripId=KR4c0017\\_002&key=%E9%A6%AC#page\\_2-28a](https://sou-yun.cn/eBookIndex.aspx?kanripId=KR4c0017_002&key=%E9%A6%AC#page_2-28a)

22) “影印”《太平御覽》(宋 李昉) 卷897-1b

[https://sou-yun.cn/eBookIndex.aspx?kanripId=KR2c0021\\_152](https://sou-yun.cn/eBookIndex.aspx?kanripId=KR2c0021_152)

23) “影印”《文心雕龍》(梁 劉勰) 卷9-2b

[https://sou-yun.cn/eBookIndex.aspx?kanripId=KR2c0021\\_152](https://sou-yun.cn/eBookIndex.aspx?kanripId=KR2c0021_152)

24) “影印”《史記索隱》(唐 司馬貞) 卷28-7b

[https://sou-yun.cn/eBookIndex.aspx?kanripId=KR2a0003\\_028&key=%E9%A6%AC/%E7%A8%B1%E5%8C%B9%E8%80%85#page\\_28-7b](https://sou-yun.cn/eBookIndex.aspx?kanripId=KR2a0003_028&key=%E9%A6%AC/%E7%A8%B1%E5%8C%B9%E8%80%85#page_28-7b)

由此而經過語法化變為計量馬的量詞。

安豐存（2011）的分析與③劉勰《文心雕龍》的闡釋最為接近。時兵（2014）利用《甲骨文合集補編》9264的文字，推斷出，甲骨文“𠂇”讀作“匹”，用來稱量“配對馬匹中的一個”，這種用法來源於表“匹配”和“同伴”義的實詞“匹”，“匹”字初文應該是从“丙”，“𠂇”聲。也印證了劉勰的闡釋。

我們已經知道在楚系簡帛中有一個馬匹的“匹”的專字“𠂇(嗎)”，周翔（2017）認為這是專為計量馬而創造的字。從“馬”表其馬匹屬性，從“匹”表聲。<sup>25)</sup>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計量馬的量詞“匹”，是從表“匹配、匹偶”義的實詞“匹”，發展為指稱配對、匹偶馬匹中的一個，而後虛化為稱量“馬”的量詞，這時出現了專字“嗎”。

“疋”我們基本上認為是因為與“匹”通用而具有了稱量馬的量詞功能。雖然我們也猜測過③條“应劭释疋或量首数蹄”，是否與“疋”為“足”，一馬四足有關，但沒有找到更進一步的證據，因此推斷“疋”是因與“匹”字形相混而通用，才具有這一量詞的用法。

## 2. 作為“布帛”類計量量詞“匹”/“疋”的來源

“匹”收在《說文》“匸”部，“匸”，釋為“袞徯，有所俠藏也。”王彤偉（2012）認為“袞徯”雖然意思是“斜向站立”，但以小篆字形觀之，很難看出，推測是指“歪斜的小路”，並指出“所謂有所俠藏也，乃竄入的後人注解”。我們認為“乃竄入的後人注解”很有道理，因為從金文、竹簡中的“匹”來看，都無法得出“俠藏”之義。前面我們已經對《說文》“匹：四丈也。从八、匸。八揲一匹，八亦聲”的字形字聲解釋，提出了質疑。

劉釗在《中國文字學史》中指出“《說文》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它探求本形本義的宗旨和用較晚的形體立說這一矛盾，使得它的許多解釋都可用古文字資料證明是錯誤的。”<sup>26)</sup>時兵（2017）就以甲骨文資料對《說文》“匹”提出了修正意見。

拋開“匹”的字形字音不談，即使只看“匹，四丈也”的釋義，也很需探討。貝羅貝（1998）在探討上、中古量詞的發展時，總結指出，量詞是名詞在特定的語言結構中，逐漸失去了該名詞的指稱意義以及指稱屬性，而逐漸發展出來的，能夠量化名詞的一個詞類。<sup>27)</sup>作為一個在先秦就出現量詞用法的“匹”，沒有經過實義名詞的階段，直接就成為度量長度的量詞，表示“四丈”，似乎與漢語量詞的發展歷史及認知有些不符。

雖然“匹/疋”作為計量長度的量詞，從何而來，現在已隱晦不知，但我們可以根據與其并

25) 周翔（2017）《楚文字專字研究》，安徽大學，博士論文，127頁

26) 姚孝遂主編（1995）：《中國文字學史》，吉林教育出版社，長春，486頁

27) [法]貝羅貝(1998)：上古、中古漢語量詞的歷史發展，《語言學論叢》(第二十一輯)，北京：商務印書館

列出現的其他量詞的來源進行一些探索和推測。《欽定四庫全書·孔叢子》<sup>28)</sup>中記載：

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疋。疋有五，謂之束。

〈注〉司馬法六尺為步，倍跬乃其大略，禮元纁五兩，以兩為束，每束兩，兩卷之二丈，相合則成疋，凡十卷為五束，以應天九地十之數，與此制異焉。

從上述所引原文可以得知，跨出一隻腳的距離曰“跬”，為半步，兩足各跨一次叫“步”，按照司馬法所注可知，“步”作為長度單位表示的是“六尺”，用“跬”“步”表示“三尺”“六尺”是“近取諸身”以身為度的體現，反映了在精確的刻度出來之前對度量的大致約定。所以司馬法說“乃其大略”。同理“尋，舒兩肱也”，“肱”是指“手臂”，“尋”即為伸開兩臂的距離，表示“八尺”。《說文·寸部》下解說“度人之兩臂為尋，八尺也。”也記錄了“尋”作為長度量詞的原因。《說文·尺部》有“尺，人手卻十分動脈為寸口。十寸為尺。……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體為法。”說明了度量單位“尺、寸”的來源及關係。“寸”的本義當為“寸口”，寸口距掌根的長度有一寸，故引申出“十分、一寸”之義。“尺”來源於“寸”，長度是“寸”的十倍。更指出“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都是依據人體制定的。

《太平御覽·資產部十 尺寸》中，也有類似記載。如下：

《家語》曰，孔子曰：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肱知尋，舒身知常，斯不远之則也。<sup>29)</sup>

其實，“丈”也是“近取諸身”的產物，《說文·十部》：“丈，十尺也。从又持十。”奚世幹校案：“丈，當是杖之本字。从又，象持杖形，非九、十之十字也。”詹鄞鑫(1994)認為：“丈”的初形當為手持木杖之形，表示用木杖或竹竿之類丈量長度，其長度很可能取一尋之長。……從語源上看，《漢書·律曆志》：‘丈者，張也。’丈之言張，正透漏出‘丈’源於張臂量度的消息。大約丈量土地起初或用張臂之尋，後來為了方便，又截取一尋之杖代替人臂，由此產生‘丈’的量度法，並轉化為丈量單位。”<sup>30)</sup>

28) “影印”《欽定四庫全書·孔叢子》卷上50b頁。

[https://sou-yun.cn/eBookIndex.aspx?kanripoId=KR3a0003\\_001&key=%E4%B8%80%E8%88%89%E8%B6%B3%E4%B9%9F](https://sou-yun.cn/eBookIndex.aspx?kanripoId=KR3a0003_001&key=%E4%B8%80%E8%88%89%E8%B6%B3%E4%B9%9F)

29) “影印”《欽定四庫全書·太平御覽》卷830-3b頁。此頁引錄《孔叢子》時，用“倍兩，謂之疋。兩有五，謂之束。”與上面所引《欽定四庫全書·孔叢子》不同，但“兩有五，謂之束。”在“影印”中，也只有此一例。

[https://sou-yun.cn/eBookIndex.aspx?kanripoId=KR3k0012\\_830&key=%E5%80%8D%E5%85%A9%E8%AC%82%E4%B9%8B%E7%96%8B#page\\_830-3b](https://sou-yun.cn/eBookIndex.aspx?kanripoId=KR3k0012_830&key=%E5%80%8D%E5%85%A9%E8%AC%82%E4%B9%8B%E7%96%8B#page_830-3b)

另外，詹鄞鑫(1994)認為：“常”的本義應該是旗幟的名稱。“常”是由旗杆高度發展為計量長度的單位。

“兩”、“束”則是“遠取諸物”，以物為度。“兩”，徐灝《說文解字注箋》“凡雙行者，皆曰兩，故車兩輪，帛兩端，履兩枚皆以兩稱”。閔翠科(2015)認為：“兩”是取像於古代雙輪單轆車“車轆前部衡上雙輓之形”，因此包含“車”和“二、雙”的語義因素。從“二”這一語義因素出發，引申為稱量布帛的長度單位<sup>31)</sup>，杜鵑(2005)還指明是由“二”聯想到布對卷的兩個端頭，由此引申為指稱布的長度。<sup>32)</sup>

關於量詞“束”，目前查到的論文，都是探討“束”作為集合量詞的用法，而沒有關注到作為長度單位的“束”。《說文·束部》“束，縛也。從口、木”。可知，“束”的本義為捆绑、束縛。是動詞。“束”字甲骨文寫作 (甲四三〇)、 (甲二二八九)，像用繩子捆束柴木之形。推知其量詞義正是由其動詞義引申而來。由捆束後成為長條狀或合在一起的形狀，引申為用於捆在一起的東西或成細長條物品的集合量詞“束”。另外，我們推測長度量詞“束”是由捆東西的繩索類的長度引申而來。《康熙字典》“束”條下有“五疋為束”。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這些計量長度的量詞或是源於“以身為度”，或是源於“以物為度”。因此我們認為“匹/疋”的也應源於某種相關的物體。通過檢索歷代文獻，發現計量絲織物的“匹”緣於“匹偶”之“匹”。

八尺曰尋，每五尋為匹，兩端卷之，中則五匹，為五箇兩卷矣。故曰：束五兩。鄭氏曰：四十尺謂之匹，猶匹偶之匹。言古人每匹則作兩箇卷子也。<sup>33)</sup>

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sup>34)</sup>

八尺曰尋，則五尋四丈。謂之兩者，分為兩段，故也。謂之匹者，兩兩合卷，若匹偶然也。<sup>35)</sup>

我們推測計量絲織物的“匹”，先是經歷了因為布帛的保管形狀是兩兩合卷，有如“匹偶”，而從“匹偶”義引申出專指像“匹偶”的兩兩合卷的布帛，然後再由這一意義的名詞“匹”，引申為指稱這整捲布帛的長度，最後虛化為一個長度量詞。

至於為什麼是“四丈”，也許前文檢索的關於和量馬有關的“匹”的各種解釋，倒是可以反過

30) 詹鄞鑫(1994)，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長度單位探源，《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41頁

31) 閔翠科(2015)，古代漢語量詞“兩”研究，《語言研究》第5期139頁

32) 杜鵑(2005)，量詞“兩”考辨，《北方論叢》第3期61頁

33) “影印”《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經濟彙編 禮儀典》卷二十五  
[https://sou-yun.cn/eBookIndex.aspx?kanripoId=KR2c0021\\_152](https://sou-yun.cn/eBookIndex.aspx?kanripoId=KR2c0021_152)

34) “影印”《禮記注疏》(漢 鄭玄)卷43-24a  
<https://sou-yun.cn/eBookIndex.aspx>

35) “影印”《春秋左傳要義》(宋 魏了翁)卷13-9a

來解釋計量布帛的“匹”的長度。

“疋”用於計量絲織物，我們猜測是否與其原義“小腿”的長度有關，但遺憾的是沒有找到相關的資料，因此暫且推斷還是源於與“匹”通用的結果。

### 3. “匹/疋”正俗關係的形成

從《康熙字典》“疋”<sup>36)</sup>條我們可知“疋”在表示“足”義時，讀音為蔬“shū”。那麼本義是“足”的名詞“疋(shū)”如何演變為量詞“疋(音“匹”))”，我們沒有找到明確的記載。從《康熙字典》所記“《五音集韻》警吉切，音匹。《小爾雅》倍兩謂之疋。二丈為兩，倍兩四丈也。《韻會》按古文《大小雅》，《爾雅》，字本作疋，今文皆作雅，而疋字但音匹矣。”可知在①《小爾雅》中，“疋”作為計量長度的單位。②《五音集韻》記載，用於計量長度的“疋”讀“匹”，而且《韻會》補充說，義為“雅、正”的“疋”在元代已經被“雅”代替，“疋”在元代只讀作“匹”。

值得注意的是，這條在上文我們舉出《康熙字典》“匹”條中寫作“《小爾雅》：倍兩謂之匹。《廣韻》：俗作疋。”這裏存在一個疑點，《小爾雅》原文是“疋”還是“匹”？“倍兩謂之疋”的“疋”是俗字還是本字？我們通過搜檢，在《欽定四庫全書·孔叢子》找到的影印文中，確實寫作“疋”，《欽定四庫全書·說字》四卷收《小爾雅(孔鮒)》，影印文中也作“疋”<sup>37)</sup>，沒有找到寫作“匹”的原文。而在其他書中引用《小爾雅》這段話時，寫作“疋”和“匹”的各有10種書。指出“疋”是俗本的寫法的，除了《廣韻》外，還有吳玉搢撰的《別雅》也有“《小爾雅·廣度》：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匹。(二丈為端，二端兩兩。俗本《小爾雅》刻作疋)。”<sup>38)</sup>之語。在沒有更多證據前，難辨正俗。

但因為我們沒有找“疋”從“足”演變為量詞的理據，而且因為其做量詞時，讀作“匹”，只能推斷為是由於與“匹”混用，而有了“匹”的量詞用法。因此從這一角度來說，我們可以理解“匹”是正字，“疋”是“匹”的異體字，俗字。不過，按照《康熙字典》“疋”條，可知唐代的《唐韻》，就記載了表示“足”義的讀音，宋代《集韻》中記載了義為“胥”的讀音，宋代《廣韻》記

36) 《康熙字典》“疋”：《唐韻》所蒞切。《集韻》《韻會》山於切。《正韻》山徂切。疋音蔬。《說文》足也。《弟子職》，問疋何止。又《集韻》寫與切，音胥。又所據切，音絮。義蒞同。又《廣韻》疎舉切《集韻》爽阻切，疋音所。記也。又《廣韻》五下切《集韻》《韻會》《正韻》語下切，疋音雅。正也。古文為詩大雅字。《晉書·南陽王模傳》安定太守賈疋。又《五音集韻》警吉切，音匹。《小爾雅》倍兩謂之疋。二丈為兩，倍兩四丈也。《韻會》按古文大小雅，爾雅，字本作疋，今文皆作雅，而疋字但音匹矣。又《集韻》足，古作疋。註詳部首。參見“影印”《御定康熙字典》卷19-99b <https://archive.org/details/06082083.cn/page/n200/mode/2up?view=theater>

37) “影印”《欽定四庫全書·說字》(明 陶宗儀)卷4上-84a

38) “影印”《別雅》(清 吳玉搢)卷五-17a

載了義為“記”的讀音，義為“疋”的讀音，而直到金元時期，才記錄了義為計量單位的讀音，讀為“匹”。也可以側面反映先有二者的字形混用，而後才出現語音相同，形成量詞“匹”與“疋”的正俗關係。

#### IV. 量詞“疋”和“匹”的歷時分佈考查

“疋”和“匹”在漢代開始混用到通用，按照語言的經濟性原則，應該在競爭中，一個會被另一個完全取代。但是“疋”和“匹”一直共存到民國，直到1956年中國出臺《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作為“匹”的異體字“疋”才被完全取替。這中間是否存在過如《老》系列反映的“匹”和“疋”的分佈差異？我們選取了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從《漢書》到《清史稿》的十二部反映時代特色的書籍進行調查，查看“疋”作為量詞在計量“馬類”和“布帛類”的具體使用情況。

表2 (各書版本請參考附錄)：

書名	馬類		例句	布帛類		例句
	疋	匹		疋	匹	
漢書	2	49	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 3656頁 賜宗室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駒 279頁	9	52	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 113頁 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 198頁
宋書	3	31	納口萬餘，馬二千疋，送超京師，斬于建康市。 17頁 家有馬一匹者，鑿復一丁。 118頁	4	55	甲戌，制天下民戶歲輸布四疋 129頁 又年給三千匹布。1650頁
北齊書	3	17	特賚馬兩疋，玉帛雜物又加常等。 543頁 獲馬五十四，西師乃退。19頁	34	6	贈錦綵及布帛萬疋。 125頁 奉絹萬匹，錢千萬，粟二萬石
隋書	0	66	每年奉獻，不過數十匹馬。 1126頁	18	132	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 677頁 流徙者，依限歲收絹十二匹。 708頁
新唐書	2	53	永隆二年，監牧馬大死，凡十八萬疋。 952頁 隴右牧馬至萬匹。 3651頁	1	81	各賜市書絹二百疋，3536頁 衣絹五十二萬餘匹，1383頁
宋史	55	112	六年以後復設。御馬十疋，為五重。 3444頁 進馬千匹、橐駝五百頭 23頁	39	701	安南國進方物，特賜金五百兩、帛百疋。 915頁 江南主貢銀五萬兩、絹五萬匹

						45頁
遼史	18	11	每正軍一名，馬三疋，打草穀，守營鋪家丁各一人。397頁 所降軍士及馬五千匹以賜晉帝 39頁	2	4	仍歲貢帛三十萬疋，詔不許。 41頁 願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160頁
元刊雜劇三十種	10	2	騎一疋千里騾，橫一條丈八矛。 37頁 打的這匹馬，不刺刺的風團兒 馳驟 116頁	3	0	怕有錢時截取疋整布絹，無錢 時打我條孝系腰。 219頁
三國演義	0	66	願將良馬五十匹相送 4頁	12	1	人叢中國舅伏德，挾白絹十數 疋 79頁 即賜絹千匹，利刃百口 426頁
三遂平妖傳	0	25	控著一匹赤兔胭脂馬36頁	18	2	又有一疋細白布包裹一件裂火 袈裟... 95頁 揀得兩匹粗布，各做件衫兒穿 去 46頁
醒世姻緣	0	18	買三匹好馬 6頁	118	3	先交卷者，賜大緞二疋 15頁 再取出一匹銀紅素綾做裏11頁
清史稿	0	146	獲馬五千匹 7頁	52	12	乞恩使人得市布一二疋，官兵 均霑上澤。 9343頁 加賜上用緞一匹 337頁

通過考查，我們發現量詞“疋”和“匹”的使用確實呈現出時代的差異。從《漢書》到《宋史》即從漢代到宋代，無論計量馬類還是布帛類，“匹”的使用頻率都遠遠大於“疋”，基本可以證實我們的推測，“匹”先具有了量詞功能，而“疋”因為字形與“匹”相似而被混用為量詞“匹”。這段時期需要注意的是，《北齊書》呈現出不一樣的情況，“疋”的使用頻次比“匹”高，而且表現出“匹”主要量馬，“疋”主要量布的傾向。另外《宋史》開始“疋”用於量馬的比率大大超過了用於計量布帛的比率。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元刊雜劇三十種》。

《遼史》和《元刊雜劇三十種》中“疋”和“匹”使用頻次出現了逆轉，“疋”的使用率高於“匹”，與《舊唐書》反映的使用頻率相似，應該是反映了北方漢族和少數民族融合的語言風貌。

從《三國演義》開始，“疋”和“匹”的使用有了新的變化，即從明代開始，“疋”只用於計量布帛，“匹”則主要用於計量馬，呈現出明顯的分佈差異。與《重刊》的數據一致。這解釋了為什麼“疋”和“匹”可以一直共存到民國時期。這應該是語言的明確性要求，使“疋”和“匹”分擔了量布和量馬的功能，而達到表義都更加明確。黎錦熙先生主編的《國語字典》“疋”條量詞義項也明確記錄了這一分工<sup>39)</sup>。

不過雖然使用中存在著量詞“疋”和“匹”的分工差異，但這種差異一直也受到質疑，既然

39) 《國語辭典》“疋：量詞。計算布帛類紡織品的單位。如：「兩疋布」。同「匹」。”  
親參考“漢典”<https://www.zdic.net/hans/%E7%96%8B>

“疋”同“匹”，爲什麼需要分工呢？這在吳玉搢撰的《別雅》中可以看出，清代的使用情況正是如此，至少反映了文人對“匹”和“疋”的認知。

《別雅》：布匹，布疋也。馬疋，馬匹也。今布帛之數，用疋。馬騾之數，用匹。考古字但當用匹。《漢書·食貨志》：布帛广二尺二寸為幅；长四丈為匹。《小爾雅·廣度》：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匹。（二丈為端，二端兩兩。俗本《小爾雅》刻作疋）。《說文》：匹，四丈也。《廣韻》：俗作疋。《藝文類聚》曰：馬光景一疋長，故曰疋。《六書正訛》云：馬景四丈，故曰匹。亦借用別用疋。非。<sup>40</sup>

雖然當時人們確實存在著“今布帛之數，用疋。馬騾之數，用匹”的現象。但吳玉搢依然認爲，“布疋”、“馬匹”應該都用“匹”。大約這種觀點在中國建國後占了上風，特別是受到當時中國急於普及識字率，建立相對簡化的文字體系的語言政策影響，在1956年“疋”作爲“匹”的異體字被廢除使用了。

綜上所述，量詞“匹”和“疋”確實存在著語言內的競爭關係，也存在著分佈上的差異。所以才會一直從漢代共存到民國。但這種分工最後在語言經濟性原則和語言政策的影響下，“疋”在競爭中輸給了“匹”，而使得“匹”重新擔負起量馬和量布兩個功能。

## V. 結語

“匹”是一個非常常用的量詞，但對於其作爲計量馬和絲織物的量詞來源卻一直少有探討，“疋”更是在古代文獻中一直出現的一個量詞，探討的人卻更少。大家習慣性地忽視“疋”，或者直接認爲“疋”就是“匹”。但“疋”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現，與“匹”字形不同，《說文解字》中的釋義也各不相同。“匹”和“疋”的正體字和異體字的關係來源卻缺少解釋。

我們以ccl古代漢語語料庫網絡版、漢籍電子資料庫、影印古籍資料網及《老乞大》系列為數據來源，對“疋”和“匹”進行了分析探討，並對上述疑問給出了解釋。

1. 發現“匹”和“疋”最初是源於隸變後的字形相近而造成混用，並且發現混用並不是單方向的，“疋”不是單向地用爲“匹”，而是“匹”也會被使用爲“疋”。

2. 通過考據歷史文獻和采用甲骨文、金文資料，證實《說文》對“匹”的解釋有誤，並進一步說明了由於《說文》而導致以前歷代關於計量馬的“匹”，是來源於計量長度的量詞“匹”的說法，並不可信。提出了“匹”是先有了計量“馬”的用法，而後才出現量布的用法。並對“匹/疋”計量馬和布帛進行了探源。推出“匹”的量詞用法來源於“匹偶”義，而“疋”的量詞用法是在與

40) “影印”《別雅》(清 吳玉搢) 卷五-17a

“匹”字形相似造成混用后而獲得的。

3. 對《漢書》到《清史稿》十二種反映時代特色的書籍及《老》系列進行調查，得出量詞“疋”和“匹”的歷時使用特點。並指出雖然“疋”因為與“匹”混用后而具有量詞用法，卻並沒有很快被淘汰，而是一直與“匹”并用到民國時期，這是因為二者在競爭中出現了分工，符合語言明確性原則。也就是說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疋”不再是單純的“匹”的異體字，而是逐漸變成具有承擔不同分工的獨立個體。但最後受語言經濟性原則和中國大陸語言政策的影響，“疋”作為“匹”的異體字而被取替。

“疋”作為量詞是否有其本義“小腿以下的足”的影響，我們一直有疑惑，但目前尚未找到有利的證據，期待能從甲骨文等文獻中找到新的發現。

## 參考文獻

ccl古代漢語語料庫網絡版網址：[http://ccl.pku.cn:8080/ccl\\_corpus/index.jsp](http://ccl.pku.cn:8080/ccl_corpus/index.jsp)

漢籍電子資料庫：<http://hanji.sinica.edu.tw/>

影印古籍資料網 [https://sou-yun.cn/eBookIndex.aspx?kanripold=KR2c0021\\_152](https://sou-yun.cn/eBookIndex.aspx?kanripold=KR2c0021_152)

漢典 <https://www.zdic.net/zd/zx/jw/%E5%8C%B9>

參見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部異體字字典 <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

安豐存、安豐科，〈漢語量詞“匹”詞源及語法化分析〉，《東疆學刊》，2011年第28卷第3期

[法]貝羅貝〈上古、中古漢語量詞的歷史發展〉，《語言學論叢》第二十一輯，商務印書館，1998

陳慧傑，《四種版本〈老乞大〉量詞比較研究》，信陽師範學院碩士論文，2021

達正岳，《上古漢語數量詞研究》，西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

杜鵬，〈量詞“兩”考辨〉，《北方論叢》2005年第3期

高佳，〈〈元曲選〉個體量詞研究〉，《求索》，2006年6月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中華書局，1988

李建平，《先秦兩漢量詞研究》西南大學博士論文，2010

李建平，龍士平，〈量詞“丙”“兩”的語源及歷時演變〉，《古漢語研究》，2018年第3期

劉培格，李新良，〈量詞“束”的發展及其對名詞性成分的選擇〉，《湖州師範學院學報》，2019年第11期

時兵，〈關於〈合補〉9264的文字與語言學分析〉，《中國文字學報》，輯刊，2014

王彤偉，《〈說文解字〉五百四十部疏講》，巴蜀書社，2012

閔翠科，〈古代漢語量詞“兩”研究〉，《語言研究》，2015年第5期

姚孝遂主編《中國文字學史》，吉林教育出版社，長春，1995

袁任智，〈〈元曲選〉量詞系統的歷時比較〉，《湘南學院學報》，2005年第6期

趙梓涵，〈淺析〈老乞大〉中的量詞〉，《青春歲月》，2014年4月

詹鄞鑫，〈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長度單位探源〉，《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1994

鄭邵琳，《魏晉南北朝石刻名量詞研究》，華東師範大學，2013

周翔，《楚文字專字研究》，安徽大學博士論文，2017

附錄：“疋”在漢籍電子資料庫 (<http://hanji.sinica.edu.tw/>) 中出現的數據 (按時代順序)

經	十三經	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	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刊本	29	45
史	正史	史記	(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	底本：金陵書局本	16	18
史	正史	漢書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 楊家駱主編	底本：王先謙漢書補注本	12	16
史	正史	後漢書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晉)司馬彪補志楊家駱主編	底本：宋紹興本	4	4
史	正史	北史	(唐)李延壽撰；楊家駱主編	底本：元大德本	73	130
史	正史	晉書	(唐)房玄齡等撰楊家駱主編	底本：金陵書局本	18	44
史	正史	北齊書	(唐)李百藥撰；楊家駱主編	底本：三朝本	29	39
史	正史	周書	(唐)令狐德棻等撰；楊家駱主編	底本：清武英殿本	19	32
史	正史	南史	(唐)李延壽撰；楊家駱主編	底本：元大德本	22	31
史	正史	宋書	(梁)沈約撰；楊家駱主編	底本：宋元明三朝遞修本	5	8
史	正史	魏書	(北齊)魏收撰西魏書(清)謝啟昆撰；楊家駱主編	底本：宋大字本	4	6
史	正史	三國志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楊家駱主編	底本：宋紹興本	4	4
史	正史	南齊書	(梁)蕭子顯撰；楊家駱主編	底本：宋大字本	3	3
史	正史	舊唐書	(後晉)劉昫撰；楊家駱主編	底本：清懼盈齋刻本	35	123
史	正史	晉書	(唐)房玄齡等撰楊家駱主編	底本：金陵書局本	18	44
子	釋家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圓仁撰；顧承甫何泉達點校		8	36
史	正史	舊五代史	(宋)薛居正等撰楊家駱主編	底本：南昌熊氏曾影庫本	18	22
史	正史	隋書	(唐)魏徵等撰；楊家駱主編	底本：宋刻遞修本	4	18
史	地理	洛陽伽藍	(後魏)楊銜之撰 (民國)	上海涵芬樓影明如隱堂刊本；	3	8

		記	張元濟校	本書與法鼓文理學院合作製作		
史	正史	新唐書	(宋)歐陽修,宋祁撰;楊家駱主編	底本:北宋嘉祐十四行本	7	7
史	正史	新五代史	(宋)歐陽修撰,(宋)徐無黨注;楊家駱主編	底本:南宋慶元本	2	2
集	小說	遊仙窟	劉堅,蔣紹愚主編		1	2
集	小說	五代史平話	丁錫根點校		2	2
集	小說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			1	1
集	小說	新刊大宋宣和遺事	不著撰人		4	10
史	正史	金史	(元)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	底本:元至正刊本	46	130
史	正史	宋史	(元)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	底本:元至正本配補明成化本	26	99
史	正史	遼史	(元)脫脫等撰	底本:元末明初翻刻本殘本	13	22
集	小說	元刊雜劇三十種	宁希元校點		13	15
集	戲劇	關漢卿戲曲集	吳曉鈴等編校		8	9
經	小學	朴通事諺解			1	2
經	小學	老乞大諺解			1	1
史	編年	朝鮮王朝實錄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		626	1645
史	正史	明史	(清)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	底本:清武英殿本	15	22
集	小說	三遂平妖傳	馮夢龍著		5	18
集	小說	三國演義	羅貫中編著;毛宗崗批評;饒彬校訂		11	12
史	地理	金陵梵剎志	(明)葛寅亮編;(民國)濮大凡總校	民國二十五年金山江天寺印本,本書與法鼓文理學院合作製作	3	5
史	地理	天台勝蹟錄	(明)潘臧編	明僊居林應麟校刊本,本書與法鼓文理學院合作製作	5	5
史	地理	仰山乘	(明)程文舉撰	明萬曆三十九年刊本,本書與法鼓文理學院合作製作	4	4
史	地理	杭州上天竺講寺志	(明)釋廣賓撰	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錢塘嘉惠堂丁氏重刊本,本書與法鼓文理學院合作製作	2	2

史	地理	鄧尉山聖恩寺志	(明)熊開元裁定；周永年編輯；王煥如參訂	民國十九年聖恩寺藏本 本書與法鼓文理學院合作製作	2	2
史	地理	西天目祖山志	(明)釋廣賓纂輯；(清)釋際界增訂	清嘉慶九年序刊本,本書與法鼓文理學院合作製作	1	2
史	地理	雁山志	(明)朱諫撰；胡汝寧重編	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樂清知州胡氏刊本,本書與法鼓文理學院合作製作	2	2
史	地理	雪峰志	(明)徐焞纂輯	清乾隆十九年(1754)刊本;與法鼓文理學院合作製作	2	2
史	地理	武林梵志	(明)吳之鯨撰	清乾隆四十五年欽定文淵閣四庫全書抄本,本書與法鼓文理學院合作製作	1	1
史	地理	徑山志	(明)李燁然刪定 徐文龍,陳懋德訂 宋奎光輯	明天啟四年(1624)原刊本;本書與法鼓文理學院合作製作	1	1
史	地理	牛首山志	(明)盛時泰撰	明萬曆七年(1579)刊本,與法鼓文理學院合作製作	1	1
集	戲劇	永樂大典戲文	長安出版社編輯		1	1
史	政書	宋會要輯稿	(清)徐松輯、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標點校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王德毅教授校訂		528	1691
集	小說	醒世姻緣	(清)西周生著		44	118
史	正史	清史稿	趙爾巽等撰；楊家駱校	底本：關外二次本	31	52
經	十三經	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	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刊本	29	45
史	地理	勅建淨慈寺志	(清)釋際祥纂輯	清光緒十四年錢塘嘉惠堂丁氏重刻本;本書與法鼓文理學院合作製作	4	8
史	地理	東天目昭明禪寺志	(清)釋松華,(清)陳兆元輯	民國三年(1914)鉛印本;本書與法鼓文理學院合作製作	5	7
史	地理	龍井見聞錄	(清)汪孟錫撰	清光緒十年錢塘嘉惠堂丁氏刻本;本書與法鼓文理學院合作製作	4	4
史	地理	續修雲林寺誌	(清)沈鏞彪撰；釋儀謙，釋達受校	清光緒十四年錢塘嘉惠堂丁氏重刊本;本書與法鼓文理學院合作製作	2	4
史	地理	武林靈隱	(清)孫治輯,徐增重修；	清光緒十四年錢唐嘉惠堂丁氏	3	3

		寺志	釋戒顯校訂	重刊本;本書與法鼓文理學院合作製作		
史	地理	寶華山志	(清)釋定菴輯劉名芳纂修; 釋文海重校	清乾隆間釋聖性刊本, 本書與法鼓文理學院合作製作	3	3
史	地理	重修曹谿通志	(清)汪永瑞, 史樹駿訂正; 馬元釋真樸重修; 劉學禮重鐫	清道光十六年懷善堂重鐫本, 本書與法鼓文理學院合作製作	3	3
集	小說	鏡花緣	(清)李汝珍撰		3	3
史	地理	武林理安寺志	(清)杭世駿撰	清光緒四年刊本, 本書與法鼓文理學院合作製作	1	2
史	地理	龍興祥符戒壇寺志	(清)張大昌輯	清光緒十九年錢塘嘉惠堂丁氏刊本, 本書與法鼓文理學院合作製作	2	2
史	地理	鼎湖山慶雲寺志	(清)釋成鷲纂述; 丁易總修	清康熙五十六年序刊本, 與法鼓文理學院合作製作	2	2
史	地理	西天目祖山志	(明)釋廣賓纂輯 (清)釋際界增訂	清嘉慶九年序刊本, 本書與法鼓文理學院合作製作	1	2
史	地理	上方山志	(清)釋達聞撰; 吳仁敵較訂	清光緒十八年(1892)三善堂續刊本; 本書與法鼓文理學院合作製作	1	2
子	釋家	大正新脩大藏經	大藏經刊行會編		82	129
史	地理	金陵梵剎志	(明)葛寅亮編; (民國)濮大凡總校	民國二十五年金山江天寺印本; 本書與法鼓文理學院合作製作	3	5
史	地理	雲門山志	(民國)岑學呂撰	民國年間雲門寺排印本, 與法鼓文理學院合作製作	1	1
史	地理	雲居山志	(民國)岑學呂編	民國年間雲門寺排印本, 與法鼓文理學院合作製作	1	1

**<Abstract>**

Title Simple Discussion about the Quantifiers : "匹" and "疋“

Wang, Ha

"疋" appeared in the shell and bone inscriptions; "匹" was first discovered in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both are different in glyph, and in 《說文解字》(Paraphrasing Texts and Words) their definitions are also different. But at least in the Han Dynasty, both "匹" and "疋" had been mix-used in measuring "horse" and "cloth" as quantifiers. It is worthwhile to probe into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these usages were evolved from their original meanings?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usages? D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in different times reflect their evolvement? Using CCL ancient Chinese Corpus online, Chinese books electronic database, photocopied ancient books data network and 《老乞大》(Laoqida) series as data sources, according to our studies and analyses, we foun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into 隸calligraphy both became similar to each other in glyph, this is the original reason why both were compatible. And we also found that both could be interchanged, that is, "匹" could be used as "疋", and vice versa. Thereby we infer that it is not accurate to say "匹" is the original while "疋" is a variant of it.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shell and bone inscriptions and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it is confirmed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of "匹" in 《說文解字》 is wrong, and the source of "匹/疋" as quantifiers of "horse and cloth" is explored. Finally, we investigate thirteen books refl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from 《漢書》(Hanshu) to 《清史稿》(Draft of Qing History), and get the diachronic characteristics of "疋" as a quantifier.

Keywords : Quantifier, 疋, 匹, Etymology, Diachronic research

투 고 일 : 2021.11.17.

심 사 일 : 2021.11.22.~2021.11.30.

계재확정일 : 2021.12.09.